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

學苑出版社

華東卷·第八輯 柒

華東卷·第八輯

柒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

《中國地方藝文薈萃》編委會 編

貴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當湖文繫初編二十八卷（二二）

貴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當湖文繫初編二十八卷（二）

（清）朱壬林纂輯

據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刻本影印

當湖文繫卷四目錄

卷第四 論 議

論名上

國朝 陳 謨

論名中

陳 謨

論名下

陳 謨

烈婦論

陳 謨

魏延子午谷論

國朝 賈朝琮

風俗人心論

國朝 胡昌基

私刻時文稿論

國朝 徐虞瑄

謝安論一

國朝 徐士芬

謝安論二

徐士芬

二氏論

國朝 朱為霖

蔡邕論

朱為霖

通復鹽法議

明 王梅

泃河議

明 馮敏功

膠河議

馮敏功

審編議

明 陸又機

改葬議

明 沈种

通洋宜防倭患議

國朝 陸棻

復議捐納保舉

國朝 陸隴其

興京畿水利議

國朝 陳 璞

為父後者為出嫁姊妹報服期議

國朝 張湘任

雍姬棄疾議

國朝 高蘭曾

論名上

國朝陳謨

讀范文正近名論已發明名之爲益而破拘儒之見矣然第就在上者言似尙未盡故書此三章以補其闕

古昔盛時懸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天下之士莫不竭蹶奔赴乎其間夫庸衆人之逐逐於利者固無與於名已其自中材以上知以言利爲恥者一隆之以聲稱優之以品目則欣然喜躍然起有不期然而然者先王因其勢而利導之謂名不特非君子之所禁且亦有志者所緣強勉飭厲以循乎實之途也故樂得而寓夫振奮之權夫無所勸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者天下甯有幾人卽幾人者祇不競乎名亦未嘗以名爲累而思欲避

而
去
之
者
也
且
其
所
謂
名
者
果
何
由
而
致
之
哉
周
禮
以
鄉
三
物
教
萬
民
而
賓
興
之
曰
六
德
知
仁
聖
義
中
和
也
曰
六
行
孝
友
睦
婣
任
卹
也
卽
其
次
亦
曰
六
藝
禮
樂
射
御
書
數
也
與
乎
此
則
父
母
樂
之
鄉
黨
榮
之
朝
廷
寵
之
不
與
乎
此
則
父
母
恥
之
鄉
黨
賤
之
朝
廷
棄
之
是
則
名
也
者
名
其
實
也
當
世
之
名
卽
後
世
之
名
也
使
天
下
人
人
而
好
名
天
下
將
人
人
而
不
失
其
實
矣
名
何
負
於
人
哉
孔
子
曰
君
子
疾
沒
世
而
名
不
稱
焉
疾
不
稱
則
其
樂
有
稱
也
甚
矣
孟
子
曰
聲
聞
過
情
君
子
恥
之
恥
過
情
則
其
於
不
過
情
者
固
以
爲
宜
然
而
受
之
不
疑
矣
聖
人
之
所
以
教
人
與
明
王
之
所
以
厲
世
夫
豈
有

二道歟

論名中

國朝陳謨

三代以降政教日衰迄於戰國而寡廉鮮恥之徒接迹於天下
歷漢三百餘年黨錮諸君子始競以名節自厲唐宋明中葉亦
頗類此雖其間用意過當不合聖賢中正之道者十人而五而
矯飾僞託者流亦勢所必不能無也然而忠孝廉潔之詣賴以
不墜其益爲已多矣斯豈非名之所致也哉顧於此時褒貶予
奪之權不操之上而操之下鄉黨學校之中日陳斯人之行而
較其短長有所善則雖寒素貧窶終其身而儕輩爲之推服景
仰俾發聞於遠近而不之掩其有不善卽以卿相之貴勢力之
雄未嘗有所震懾委曲而持清議諤諤不可回也自非中人以

下蕩然無復恥心之存者誰則甘不齒於人羣故夫名之所在
卽利之所在者君子不以近利而委靡頹廢以自逃於名之外
名之所在未必非害之所在者慷慨好修之士亦未嘗不强其
所難以避他人之訕笑而就其稱譽之榮然則先王之時與漢
唐宋明風俗之盛時雖名於朝與野之不同而所藉以維其實
者無不同也奈何後世儒生過爲高論動曰名非君子之所尙
嗟乎名果非君子之所尙也則夫誅姦諛發潛德史氏之筆削
亦何必垂法戒於將來哉

論名下

國朝陳謨

漢唐宋明之季安得有好名之人哉有好名之人吾以爲必能其實者也夫所謂矯飾僞託於名者上欲以之市榮利以肥其身次亦以悅眾人之耳目而取重於閭里間耳二者無一有焉則望望然去之矣夫漢唐宋明之季其朝之上寵榮顯貴焉者無非佞邪無恥決裂禮教之徒而鄉閭人士亦遂習以爲風父勉其子兄勉其弟曰識時務者呼爲俊傑而已於斯時也一有持清操厲廉隅之士出乎其間眾且非笑之嫉惡之而俾斯人無所容其身是卽質勝中人平日感發於讀書稽古命意較然一旦涉歷世途身嘗況味亦且退然自沮思所以貶志改節而

不撓流俗之忌矣又況矯飾僞託者流其揣摩最熟其營求最巧者哉然則嚶嚶自負知慕乎古不知慕乎今欲附聖賢之譽恥爲庸愚之歸者豈非所謂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濁我獨清者乎雖或其學問未底於純粹言行未能以相掩而其拔俗之槩視猥瑣齷齪者已不啻霄漢之於土壤能其實者舍斯人誰望焉則使孔孟而生於斯必將引以爲徒而獎勵樂育之所謂誦法孔孟者執其迂拘之見而一以好名斥之也夫儒先之言曰甯與聖賢爭理不與流俗爭名特是好名而撓流俗之忌者則其所好之名卽聖賢之理而已矣吾願誦法孔子者之審之慎無與矯飾僞託者流等類而齊觀焉爾

烈婦論

國朝 陳 謨

今之世於婦之從夫而死者往往漫無區別而槩名之曰烈矣且與節婦等類而齊觀而或更加重焉矣漫無區別而槩名之曰烈吾恐其事有爲節婦之所非者并有爲節婦之所恥者今夫當強暴凌逼家族淪喪之日不受玷污決然就死其烈也其節也斯誠可尙焉者也而非所論於無端從夫而死者或者曰夫死無遺孤子女者舅姑無一存者婦奚爲不可出於死雖然亦思其宗尙有可嗣之子乎尙有可嗣之子固當撫育之成立之以存先世之祀而豈得輕於一死惟夫其宗實無可嗣之子其身熒然無所依死乃不可厚非耳然以節婦視之猶未協於

中正之道可知矣若夫死有遺孤子女者卽無遺孤子女而舅
姑或有一存者則其道萬萬不可出於死夫夫不能終撫其子
女爲婦者代撫之夫不能終養其父母爲婦者代養之義也夫
婦不徒以情合而亦以義合者也不能撫夫之子女不能養夫
之父母而爲之慨焉自殺於房中蓋直兒女子燕好暱比之私
之所發也是之謂溺於情而悖於義以爲夫之罪人也可以爲
舅姑之罪人也可卽以爲子女之罪人也亦無不可豈非節婦
所恥而弗道者槩名之曰烈而從而褒之豈其然哉抑婦之事
夫猶臣之事君也人臣之義送往事居以利社稷曾見顧命大
臣置其幼主之不恤而從先君於地下者耶乃若奄寺小人則